

中國話劇理論與歷史研究會 上海戲劇學院

田本相 丁羅男 焦尚志 主編

中國
現代
戲劇理論批評書系
35

鳳凰出版社

中國話劇理論與歷史研究會 上海戲劇學院

田本相 丁羅男 焦尚志 主編

中國
現代
戲劇理論批評書系
35



鳳凰出版社

第三十五冊

戲劇論集 余上沅 著 北新書局 民國十六年 一

國劇運動 余上沅 編 新月書店 民國十六年 二八一

戲
劇
論
集

余上沅 著

北新書局

民國十六年

戲劇論集

余上沅著

獻給一切爲戲劇

藝術努力的朋友

目錄

論戲劇批評.....	一
舊戲評價.....	一七
論詩劇.....	二七
論改譯.....	三七
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中之女傑.....	四三
今日之美國編劇家阿尼兒.....	五一
介紹蕭伯訥近作「長壽篇」.....	五七
讀高斯倭綏的「公道」.....	八九
羅斯丹及其傑作「西蘭娜」.....	一〇九

戲劇藝術的困難·····	一三七
現在紐約的來因哈特·····	一四七
來因哈特的「奇蹟」·····	一五五
莫斯科藝術劇院·····	一六三
表情的工具和方法·····	一七一
論表演藝術·····	一九一
再論表演藝術·····	二〇一
演劇家的修養·····	二〇九
杜絲的藝術·····	二一五
關於布景的一點意見·····	二二一
服飾與道具·····	二二七
戲劇藝術與科學發明·····	二三三

舞台燈光的工具·····	二三九
舞台燈光的顏色·····	二四七

插圖目錄

馬克伯士之一場.....	封面
戈登克雷.....	一六
蕭伯訥.....	五七
西蘭娜之一場.....	一〇九
來因哈特.....	一四七
奇蹟之一場.....	一六二
杜絲.....	二一五
舞台燈光之工具.....	二三九

—IV—

論戲劇批評

古今批評家似乎都有一種通病，他們愛把這個硬列入古典派，那個硬列入浪漫派，這個硬列入文學，那個硬列入藝術。在批評家的書房裏，便充滿了案檔，一行一行，一格一格，全貼上了五色的牙籤。每逢出來一件作品，批評家爲了歸檔的原故，不得不輕輕替它畫上一個記號，生拉活扯的派它是什麼種，什麼類。他們自己封鎖了自己還嫌不夠，必定要抬出幾個死人，幾個活人，來加厚這封鎖的軍力。如果你是個能創造的藝術家，你最好是不問不聞，讓這些批評家去製造案檔和牙籤，看他們能夠製造多少。

戲劇批評家不但對一齣戲要替它畫上類型的記號，甚至於對戲劇的整體也要替它畫上類型的記號。亞里士多德說要如此如此才是戲劇，雷興又說要如彼如彼；蒲戎納蒂哀，沙西，威廉阿琪，戈登克雷，馬修士，韓米爾敦，以至於張三，李四，

都各有理論，各有主張，彷彿戲劇非有一個定義不可似的。藝術是不受邏輯和規律支配的，戲劇也是一樣。戲劇和藝術只有一條最好的規律，就是沒有規律。你說，『戲劇是藝術的一種，是文學的一種，是詩的一種』，好得很；你說『說文戲字下云，三軍之偏也，一曰兵也；劇字說文所無，玉篇云甚也』，也好得很；你說『戲劇須以品格為主，動作即發端乎品格』，好得很；你說『戲劇不是模倣人類的，却是模倣一個動作，模倣人生：品格是動作的附庸』，也好得很；你說『戲劇是意志與阻力間的衝突』，還是好得很。但是，這些都與戲劇藝術的自身無干，因為戲劇只是藝術，只是自我的表現，它不用你去硬下定義。

藝術家偶然起了一個創造的衝動，如果長於文字節奏，便作出了文學或詩歌；如果長於線條節奏，便作出了建築或雕塑；如果長於聲音節奏，便作出了音樂；如果長於形象節奏，便作出了繪畫；如果長於動作節奏，便作出了舞蹈。如果他長於文字，線條，聲音，形象，動作，節奏之全部或幾部，他便會用聯合換合的方法，

使它們諧合，表現出種種的東西來。這些東西，無以名之，名之曰戲劇。王摩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藝術的原素本來是息息相關的。假如你說詩中有了畫便不能算詩，或說詩中沒有畫那不能算詩，都是多說了話。所以，文字特長的戲劇不能說它不是戲劇，動作特長的也不能說它不是戲劇。在極謙遜，極和平，極寬柔的劇場裏，只要一件作品是藝術的作品，它都願意歡迎，容納，承受。

剛才我不覺提到劇場了；這裏要發生問題；戲劇和劇場不能分家嗎？這個問題答復不得。假使你說不能罷，許多只營書本生活，對劇場沒有充分了解的批評家，便會起來和你打架了。他們劈頭就請教你四個大字：『羣衆心理』。這個官司打的久了，只要你不怕麻煩，你可以去加入反面或正面。不過我總懷疑，假使這個同時爲主爲奴的『羣衆心理』在劇場裏可以成問題，那末，在繪畫展覽會和音樂演奏會裏也可不可以成問題呢？繪畫批評家或是音樂批評家，會給『羣衆心理』一個地位麼？看繪畫或聽音樂的人，並不是羣衆的一部分；劇場裏觀衆的一個人，也並不是

羣衆的一部分。好的戲劇同好的音樂和繪畫一樣，能夠叫你，他，及我，都各自成爲一個單位。此時羣衆便不是一般所謂之羣衆了，它是若干單位，個人，所組織成的羣衆。下流的「文明戲」產生羣衆；莎士比亞的戲產出個人。

象坊橋的國會是羣衆，一個人扔墨盒，大家不知不覺也抓起墨盒來扔。天安門的大會是羣衆，一個人叫贊成，大家不知不覺也扯起喉嚨來叫贊成。劇場裏的觀衆假使也是羣衆，却他們總不和一般的羣衆相同。你若不信，何妨把象坊橋的羣衆，天安門的羣衆，一古腦都請到來因哈特的大劇場裏去看「伊底潑斯」，去看「奇蹟」；你想他們還是不是那樣的羣衆？也許爲了好奇或是掃興，也許爲了贊美或是慚愧，不一會工夫，在精神上或是在實際上，他們都分成幾個組合了。近而言之，你把他們請到新明劇場或是第一舞臺去看楊小樓，梅蘭芳，余叔岩，他們會不會改變態度？假使這是大世界，新世界，或神仙世界裏的坤班，那裏觀衆的態度又怎麼樣？好的劇場演好戲，自然中間要產出一些好的個人，一些好的組合。好的少數人不能